

商务印书馆同仁日记丛书

叶圣陶日记

中

叶圣陶 著

商务印书馆同仁日记丛书

叶圣陶日记

中

叶圣陶 著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东归日记

第一部分：江行纪程

第二部分：沪上三年

江行纪程

一九四五年

十二月

十二月十一日(星期二)

上午,邻舍斥小孩,三午亦哭闹,耳根不净,未作何事。

午后到店,与山公、士敷等谈雇船事。运输行老板来,山公与说定,计人数付值,每人为四万元。此后须往验船,然后装书笈行李,各人之事尚待料理,大约二十日前不能开船也。

云彬、胡绳来,共饮于酒肆,闲谈各事,历二时许,颇舒适。

十二月十二日(星期三)

开始作一卷头言,得数百字而止。饭后到店,看锡光译稿,必陶谈荷印之稿。

吴潜英来访,前回在桂林相见,已三年多矣。尚丁、罗又玄二位来,谈《联合增刊》第六期之编辑。决以政治协商会议为中心,以十八日集稿,十九日再集会共同看稿。政治协商会议迟迟未开,闻日内真将召开矣。

四时归,饮酒。烛下写信致调孚,预备于明日寄“少年”第七期第二批稿。小墨、三官皆作夜工,至十一时。

墨之痔疮所结痂,今日脱去其大半。俟小半亦脱去,大约即可全愈。墨心情转佳。

十二月十三日(星期四)

续作昨文,尚未完。

饭后到店,汉华已到,系乘邮车而来。芷芬乘飞机,尚未到。电来谓今日到,大约因雾重,飞机不克降落。彬然自巴东来信,言一路游览之乐。冀野来闲谈。

四时归,看秦柳方文一篇。全身酸楚,头脑亦不舒,早睡。

墨之另一痂亦脱落,待肠头收缩进去,即无事矣。

十二月十四日(星期五)

看知伊一文。十时到店,途中剪发。

作书致邵力子,请具委托书,在上海以洗公代董事长。

十二时,至白玫瑰餐厅,应陈铭德之招宴。他客有雁冰、沫若、翰笙、彦祥、巴金。余则白尘、祖光、超构,皆《新民报》人也。《新民报》颇欲改进,近日已颇得社会好评,一般认为在《大公报》之上。诸友亦乐于助之。饮酒甚多,皆甚欢。三时散。

返店,知芷芬已到。昨日雾大,机到重庆而不能降落,遂降于成都云。

超构来访,复言《新民报》之立场,无非欲为人民之报纸,其言甚切。

作书致调孚。六时归。与三午闲耍,未作何事。

十二月十五日(星期六)

续完前日所作卷头言,又另作一篇。并曹伯寒交来之一篇,“中志”二月号之三篇已齐。作书致叔湘,告即将离此。

郑太太来,交来熏洗药方一纸,谓每服可煎四五次,凡四五服,肛门即收缩如常态。墨已能起坐,但因未复原状,须当卧休。

饭后到店,写信四五通,四时归。看锡光所译《科学之萌芽》一文,可入“中志”。

今日小墨应劳工协会之邀,为工友讲原子弹。此是渠第一次为之,可记也。

十二月十六日(星期日)

正欲提笔,晓先夫妇携其二子来,谈甚久。

到店,听芷芬谈昆明学潮实况。军队开到学校寻衅,掷弹死伤多人,为昆明各界所共愤。而当局偏谓系有人捣乱,实可耻鄙。

十二时后,与三官偕至徐雪洲家应其招宴。满子携三午先往。饮啖甚适,三时归。

五时,徐世大、世廉偕马可兴来访,拉至五芳斋小饮。马亦绍兴人,现在参政

会任事。谈颇洽，八时归。

手头正忙，而竟日应酬，一事未作，不免怅怅。

十二月十七日（星期一）

写成《联合增刊》一文，题曰《赠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诸君》，仅千余言。

钟博约托人送来一绿石水盂，灌县产。有一女学生来问出版界情形，备作毕业论文。下午，何文龙来，谓将被派往山东任税务员。

傍晚到店，知木船已讲妥，将于明日订约，云二十日开。即延后数日，为期亦促，而许多事尚未了，不免焦急。祥麟作东，宴山公夫妇、世泽夫妇、芷芬夫妇及余。至五福楼，欢饮而归。

灯光下改“少年”文稿，至十二点过后始睡。

十二月十八日（星期二）

看稿，将“中志”二月号编齐，即寄出。

十时出门，往戴家巷访冰心，途遇东润来访，请其暂候于茶肆。冰心谈《关于女人》版权事，渠无主见。以后渠夫妇两人将回燕京任教。谈半时而出。

与东润至俄国同学会进餐。东润力言木船不可坐，劝余考虑，其意甚殷。余甚感之，以“吉人天相”之套语谢之。一时散，以后再见大约在上海矣。回家，写信致调孚。

三时到店，运输行来订约，言木船以二十四日开行。六时开董事会，作总公司迁沪之决议。邵力子先生先走，余人聚餐，余与云彬、子恺饮，甚适。八时归。

墨之脱痂处渐渐收缩，似将恢复常态。二十余年疾苦，下此决心，居然尽除，亦为快事也。

十二月十九日（星期三）

作书致洗公调孚，改士敦一文。

饭后到店。三时，俞颂华、尚丁来，共同编定《联合增刊》第六期。各文多言政治协商会议。此会议将于月内开之，共党方面人物前数日已抵此。五时编毕。

与山公芷芬饮酒，元善勛成来，拉与共饮，杂谈甚欢。

十二月二十日(星期四)

上午作杂事。墨整理衣物,又是“行色匆匆”矣。午后到店看报,三时,买物而归。

傍晚,丁士秋来。渠任护士,似颇胜任,人亦活泼着实,有服务精神,比诸女大学生似切实得多。

十二月廿一日(星期五)

晨起治杂事。心已不宁,欲作文而不成。

午后到店。程受百来谈,渠颇欲至台湾,研究糖与樟脑。

一时半,偕山公至立信大楼,应出版界同人之邀,讨论对于政治协商会议应提出之意见。余为主席。讨论集中于出版自由,议定具体项目若干端,将托出席会议之王云五、郭沫若二位表达之。四时余散。

六时到巴蜀学校,向勛成辞行。勛成之甥邱家模欲附木船东下,余应之。

六时半到文协会,出席晚会。到者不足二十人,亦讨论提供于协商会议之意见。结果决定扩大范围,邀约文化界各部门之朋友共商,再行提出。九时散。余与诸君为别,以后相见当在上海矣。乘人力车以归。

墨以动身在即,而诸多未备,不免焦虑。

十二月廿二日(星期六)

早起即到店,与芷芬士敷谈旅途组织事。

九时,秦牧夫妇及沈同衡、潘天青四位邀至广东酒家进早餐,锡光、知伊、必陶三位同往。此四人皆服务于劳动协会,编《中国工人》。

返店,于卓来访,渠将往长春办教育,欲将我店之杂志在彼重版。余答以原则赞同,办法细商。

十二时,受百邀往五福楼进餐,山公、云彬、芷芬、士敷同往。凡八人,饮酒十斤,可谓大快。三时散。

返家整理“少年”二月号稿,先将第一批寄沪。其第二批将在船中弄齐,然后寄出。

五时复到店,芷芬等方与运输行中人交涉,嘱其从速下货,既已言明廿四日

开船,必准期开出。

六时,山公、梓翁、忠岱三人作东,钱动身诸人。两席,畅饮无忌,八时归。

十二月廿三日(星期日)

早起至七星冈,乘车至小龙坎下,访探数四,至于昌群之居,与之叙别。渠日本之行恐将作罢,明年随中大东下,然后到北平,为北平图书馆之研究员,后年或可以研究员名义游英。渠注意东西文化之融合,此点诚重要。谈一时许,同至小龙坎乘车。渠于牛角沱下车,余径归。

午后三时到店,知明日尚不能开船。船夫装货未叠齐,货高出舱面,须令铺平。

胡绳来访,继之徐冰及王君某某(忘其名),共至留香园饮酒畅谈。六时散。

余仍返店,与芷芬士敦等共谈。明日以多人往督促船夫,务令安排妥贴。八时归。

十二月廿四日(星期一)

今日未能开船,云货未上齐。

午后到店,尚丁来访,谈《联合增刊》以后之事,志让、任老与余皆望到沪后仍刊行,实际恐须视整个政局而定。五时归。

十二月廿五日(星期二)

晨间方起,店中工友老李来,为我家打铺盖。搬移一阵,由力夫运至码头。于是全家到店,候取齐。临行前,梅林来叙别。

午后,云彬偕吴世昌来送行。晤《福幼报》之编者崔女士。崔附我店之船同行,唯不与余同船。其《福幼报》供儿童阅读,嘱余店诸友为之相助,余允之。《天风》之编者金君来送崔女士,为言到沪以后仍须致力联合。

四时,码头监视之同事来言可以上船,即往临江门。夏宗禹及店中诸友皆送行。下许多之石级,至于船旁。母亲与墨以肩舆下坡。自此恐与重庆市不复会面矣。尚丁以傍晚到船送行。

船甚长,首尾约六丈余,其宽则适容两人抵足而卧。余家睡于中舱。中舱置一写字桌,日间作事,夜间睡两人。燃四盏油灯。用油布遮两旁以挡风。八时,

大家就睡，余傍母亲而卧。江声汨汨，船家相呼，别有风味。

半夜，风甚厉，自油布之缝隙而入。寒甚，颇以以后之二十余日船上生活为虑。

十二月廿六日(星期三)

晨早起，壮年人重行整理舱中杂物，较见宽舒。又分批登岸购物。孙明心、陆梦生、汪允安及山公皆来送行。

饭由船上供给，菜则由老李煮之。

船未开，据云老板尚未发工钱与伙友。木船往往如此，亦心急不得。幸太阳甚好，晴光满目，居船中竟日，不觉厌烦。

十二月廿七日(星期四)

船仍不开。上午，船主与棹夫议工价。摊钞票若干叠于船头，中间人为两方说合。结果，每一棹夫得工价二万八千元，到宜昌。宜昌以下，另雇棹夫。棹夫得钱，云将往贩白术，每百斤万余元，到下游可卖二三万元。船所以不开，缘船主与驾长之交涉尚未办好。又言驾长之凭证尚未领到。又言今日为阴历二十三，不吉利；王知伊有一热水瓶破裂，亦不吉利。总之，船家对于开船迟早初不关心，而乘船者则心焦甚矣。

下午，与三官登岸，巡行市街，亦辞别重庆之意。三时，视电影于美工堂，片名《美目盼兮》，平平。

舱中加若干防风设备，以棕垫为前门，两旁亦加张油布，夜间颇暖。

十二月廿八日(星期五)

船居然以十一时后启行。解缆撑篙，亦费数十分钟。舵手之工价犹未谈妥。离码头正为十二时。自此与重庆别矣。

午后晴光渐露，嫩阳照江山，似此行之兆殊佳。伏桌上写信。致山公，以“东归”字编号，又致元善、仰之告别。

二时到唐家沱，停船，云为三十五华里。我店之船两艘，及另一艘，皆船主杨姓所有，同行同止。到埠则互相往来，或共话于沙滩，颇不寂寞。诸人多登岸游市街。傍晚饮酒，未黑进餐，七时即就睡。

十二月廿九日(星期六)

晨雾甚浓,待雾消已十时许。棹夫二人得工资而逃,船主作书寄重庆告中间人。检查机关一人来船检查,颇马虎。解缆已十一时许。晴光渐放,眺望颇怡心。

舟行无可记。五时半歇于洛碛,已进晚餐。偕小墨、三官登岸,入镇,至国立女子师范。余谒章伯寅先生,小墨访其同学李杏宝,李在校中为训导员。伯寅先生精神仍矍铄,授余小册子若干份,叙其一生办教育经历者。坐半小时辞出,观洛碛市街,颇热闹。

归船,士斂小墨等打桥牌,笑语杂作,各人皆欢然。九时后入睡。

洛碛距重庆八十华里,属江北县。

十二月三十日(星期日)

晓雾甚浓,船不能开。杏宝女士来言,其校中有胡女士,系墨三十年前同学。墨遂登岸访之,获知少数同学情况,亦复难得。候至十一时后始开船。所过市集不详其名,傍晚泊于石家沱,地属涪陵县。

老板缺米,借钱与之。

王亚南病疟。甫琴之子小宝患腹疾。深冀一路平安,无复有人患他种疾病。船中小儿多,时时哭闹,看书作文皆不甚方便。预计种种,恐将“黄落”耳。

十二月卅一日(星期一)

雾不浓,船以七点后开。略见小滩,水皆平稳。经蔺市、李沱,午刻至涪陵。青年人皆上岸游观,余未上。午后一时许复开船。棹夫停手休息时,青年人往替之。初不熟习,历二三回,居然合拍,上下一致。傍晚歇于南沱,为一小市集,无甚可观。

今日除夕,犒舟子以肉六斤,令“打牙祭”。余与芷芬等饮酒,甚酣。铺盖铺齐后,各人坐于铺位,听汉华唱《思凡》《问病》《琴挑》,声音节拍皆合法度,余甚赏之。

今夕余与芷芬等四人守夜。余轮到上半夜,但下半夜亦未安睡。廿六年自汉入川,在宜昌过年。今越八年而东归,过年尚未出川境。我生居川,盖足八年矣。

一九四六年

一月

一月一日(星期二)

晨早开,午前过丰都。人家在山脚,屋颇不少。山上有庙宇,层次至山顶,舟人指为“天子殿”。过丰都若干里,有礁石与岸平行,激起水波甚急。舟子奋力划桨,舵手谨慎把舵,须使船勿近其处。一时邪许声大作,情绪紧张。是名“铁门槛”,约历十余分钟,安然而过。

下午四时停泊于一小集,名羊肚溪,系忠县、石柱、丰都交界处。乡名鸿鹤,系属忠县。人言前曾有盗劫船,不无戒心。

一月二日(星期三)

晨发绝早,九时后抵忠县。

雨下,前后舱之篷均拉上。但仍漏水,于是于里层张油布。事前备油布颇多,今乃得其用。雨不停,决定今日不复开船。

午后,偕芷芬、三官登岸。于皮鞋外穿草鞋,拾级而上。多橘子行。橘子自万县运来,着地堆成长方形,长丈许,宽五六尺,高尺许。每家行中四五堆,洋洋大观。入城,市店不甚多,街亦狭。见一理发店,余与三官皆理发,价仅二百元。理发店旁设茶桌,泡茶闲坐。对门为县政府,清静如寺院。四时归船,买橘子一千枚,价一千二百元,较重庆便宜一半。日来食橘子甚多,味已甘。大约自宜昌而下,不复能多享此味矣。

复饮酒,诸人皆饮甚多,各有醉意。八时睡。半夜醒来,篷上仍有雨声。

一月三日(星期四)

黎明即开船,雨已止矣。十时后过秦良玉石宝寨。巨石矗立,倚石建层楼,愈上愈小,凡八层,最高处有一亭。下午四时半抵万县,歇于西山公园下。沿岸石障有三层楼高。仰望公园,见钟楼树木。

下午将“少年”二月号之第二批稿整理毕,预备明日付邮。自万县转重庆,再

从重庆航寄上海,大约十日可达。诸人皆上岸,余与墨与母亲守船。

闻明日将停泊一天,船主欲借钱买米买煤,芷芬允代为购入,不借与现款,以免多生枝节。

一月四日(星期五)

晨起见晴光照江山,心神舒爽。诸人皆登岸入城游观。余致书调孚,寄“少年”文稿,兼告途次略况。遂与三官上岸,坡子至多,不免腿酸。入西山公园。卉木颇茂密,山茶将开,梅亦含苞。园址颇广,未之周游。钟楼耸峙,建筑甚工。入城(并无城墙),寻邮局,寄信。见《川东日报》,言国民党政府所提避免冲突条件,中共已允接受。大约政局或可有转机。

食豆丝一碗,买汤圆返舟,分饷留舟中诸人。晴光一舱,怡然于怀。

饭后,与三官再度登岸,浴于浴室,竟体舒爽。有一大溪,不知何名,此时水落,急湍自巨石下,犹轰轰作响。溪上见两桥,一曰万安桥,系新式;另一桥穹形甚高,桥面建屋,工整精妙,颇可赏玩。四时返船。下坡时小腿酸痛,徐徐移步,三官扶之。万县市廛之盛,人口之众,信可称川东大邑。

今日两度登岸,在余实为勉力,惫已。小饮进餐后即睡。例当余守夜,仅醒觉数回而已。芷芬亦值班,但亦鼾睡。

一月五日(星期六)

我店之另一船,离渝时即发觉舱中漏水。(最低处曰太平舱,看水即看太平舱。)近日渗入渐多,昨夕去水五六回。于是乘者忧心,拟再停泊一天,以观究竟。至八时,仍决定同开。

午后过兴隆滩,水势至急,波浪激荡,一时诸人情绪紧张。三时歇云阳。城市尚大,其高不如万县。对江有张飞庙,又有睡仙楼,供吕洞宾。余未登岸,斟酒独酌,后与舟人尤姓及知伊同饮。

有人传言去云阳四十里许,昨日有行舟遭劫掠,闻之各怀戒心。相约明日诸船同开,亦犹行路结伴之意。

自重庆开船后,遇县城即发电致重庆上海,告平安。

一月六日(星期日)

六时开船,晓风甚厉。望前顾后,行船不下十艘。激滩渐多,时时有风声浪声邪许声轰然杂作。晌午风益急,船不能进,泊于沙滩一时许。余乃饮酒,酒后酣睡两时许,醒来日已斜。五时歇奉节。

我店之另一船途中与军粮船相撞,损船舷一板。检视之,后舱入水甚多,货物浸湿,余与三官之书三篓在内。舟中人皆惶惧,云不敢复乘此船。一时欲易船,势不可能,议论纷纷,迄不得决。余主张以后开船时,彼舟之人聚于我舟,停泊时仍归宿。且过三峡,到达宜昌再作计较。

第三舟损一舵,缘过滩时用力过骤,不胜水力,遂至损坏。而我舟亦于停泊时折一前端之大棹。川江行舟之险,今乃亲尝之。

一月七日(星期一)

今日不开船,三船皆动工修整。余之主张,彼舟之人表示同意,云至此亦唯有如是。明日开行,只得老小五十余人挤坐一舱,如在公路上乘卡车矣。

九时许,同舟多数人出发游白帝城,余未往。远望夔门,高山莽莽,颇为壮观。白帝城可见,高仅及高山之三分之一。下有白烟丛起,云是盐灶煮盐。水落之时,沙滩有盐泉涌出,取而煮之。一年中可煮四个月。据云盐质不多,而费燃料殊甚。

午后一时,游白帝城者归来。谓其地距城十余里,循山腰而往,至山半始有石级。石级凡四百余,乃至其颠。昭烈庙无可观,而地势绝胜,俯瞰滟滪堆,对望夔门,平眺峡景,皆为胜览。然往回奔走,众皆疲劳。三午亦由小墨、三官抱之往,归来由二位邱君与陈君抱持,亦可记也。

三时,与芷芬、清华等入城。城如山野小邑,人口无多,市肆不盛。见有产科医生黄俊峰悬牌,系吴天然之同学,昔尝往来。入访之,告以天然已去世,未坐定即言别。购酒与零食而归。有卖梳子筷子者,木质白润如象牙,各购若干。饮酒,饭毕即就睡。

一月八日(星期二)

晨七时后开船。另一船昨经修理,渗水已甚少。诸人以为移乘我舟,未免拥

挤,索性不移动矣。

经白帝城下,仰望亦复巍然。滟滪堆兀立水中,今非如马如龟之时,乃如盆景湖石。夔门高高,真可谓壁立。石隙多生红叶小树。朝阳斜照于峡之上方,衬以烟雾,分为层次,气象浩茫。风甚急,泊于夔门壁下避风。

小墨、三官等爬乱石而上,捡石子,色彩纹理均平常,无如乐山所捡者。又有木片,亦经水力磨洗成圆形,略如鹅卵石,盖不知何年何月覆舟之遗骸也。

停舟二时许复开。大约于下午二时,瞿塘峡尽。复历激滩数处,四时抵巫山,泊岸。人多入城游观,舟中清静,余遂独酌,竟醉。进饭毕,即倒头而卧。半夜醒来,滩声盈耳。

一月九日(星期三)

六时半开船。入巫峡,山形似与昨所见有异,文字殊难描状。水流时急时缓,急处舟速不下小汽轮,缓处竟若不甚前进。舟人言巫峡九十里,行约三十里,风转急如昨日,且有小雨,船不易进,复泊岸。

左边连峰叠嶂,以地图按之,殆即是巫山十二峰。以画法言,似诸峰个个不同。画家当此,必多悟入。而我辈得以卧游巫峡,此卧游系真正之卧游,亦足自豪。

泊舟二时许,再开。行不久,泊碚石。地属巫山县,系川鄂交界处。我店另一舟先泊岸,我舟在后数百丈。忽见彼舟之人纷纷登岸,行李铺盖亦历乱而上,疑遇暴客。舟人见此情形,断为船漏。及靠近询问,则知驾长不慎,触岸旁礁石者两次,水乃大入。此驾长好为大言,自夸其能,而举动粗忽,同人时时担心,今果出事。犹幸在泊岸之际,若在江心,不堪设想。于是众往抢救行李与货品,亚南、亚平、小墨、三官、两邱君皆颇奋其勇力。书籍浸湿者殆半,非我店之物,而余与三官之书则有三四包着湿,即晒干可看,书品已不存矣。逮货物取出,水已齐舷,下搁礁石,不复沉。

乡公所派壮丁七八人看守货物,且为守夜。舟中之人则由乡公所介绍一人家,以屋三间留宿。晚饭后商量善后,决依船主之意,破船修好再开,唯不乘人而装货,人则悉集我舟,且到宜昌再说。乘舟十余日,意已厌倦,又遇此厄,多数人

意皆颓唐。唯愿此后一路顺利,不遇他险耳。

今夜余守上半夜,倚枕看谷崎润一郎之《春琴抄》终篇。篷上淅沥有雨点,风声水声相为应和。身在巫峡之中,独醒听之,意趣不可状。

一月十日(星期四)

早起,知失事之驾长已逃,惧遭拘系。船主雇匠修船。其方法殊为原始,以棉絮塞破洞,钉上木板,涂以米饭,又用竹丝嵌入,如是而已。

午饭后,与芷芬访碛石(云应作“培”)乡长于乡公所。经过街道,清寂如小村落,仅有小铺子数家。坡路或上或下,皆以沿岸之青石铺之。晤乡长易春谷,谢其保护之好意。易约于傍晚款我辈,却之弗得。乡公所旁为中心小学,校长为宋女士,教师六人,多数系二十余龄之青年,皆知余名。啜茗闲谈,题纪念册数本而出。是校学生现仅四十余名。云学龄儿童远逾此数,皆以在家助劳作,不肯入学。乡公所强派,且以壮丁压之至,如拉夫,校中始有学生。乡僻之区,大都如是。

返舟,舟中正在下另一舟之行李,全舟纷然。俟其毕事,余重整铺位。

乡公所以人来邀,余与芷芬知伊三人往。易乡长与其属下及校中教师劝酒甚殷,并告以下行程应注意之事项,情意殊可感。酒毕,为乡长书一联一单条,为他人书三联。然后辞出,乡长等送之于舟次,握手道别。又承馈鸡一、酱蹄一、咸菜一罐。受之有愧。

一月十一日(星期五)

晨间,留宿岸上之另一舟之人皆来我舟,全船载客至六十人。以铺盖卷衔接直放于中舱,人坐其上。于是如三等火车,众客排坐,更无回旋余地。然较公路上之满载一车,犹觉宽舒。舟以八时开。未几,舟人告已出四川境。十时许,船首一主棹折,泊舟修理。与芷芬、士敷饮酒,自成一小天地。午餐时,人各一碗饭,上加菜肴,由数人传递,他人则坐而受之。

四时许,泊巴东。一部分人上岸宿旅馆。墨以不耐烦扰,亦上岸宿。余上岸观市街,荒陋殊甚,旋即返舟。所有儿童几全集舟中,哭闹之声时作,便溺之气充塞,甚不舒适,余竟夜未得好睡。

一月十二日(星期六)

晨以八时开。过滩不少,皆无大险。晴明无风。意较闲适。闲望两岸,总之如观山水画。仍与芷芬、土敷饮酒。

午后三时抵新滩。今日众心悬悬,为此一滩。将到时,即闻水声轰轰。此滩洪水期较好,枯水期危险。通常过此滩,改请当地舵工驾驶,乘客则登岸步行。而我舟之舵工李姓尤姓以为可以胜任,不须别请,乘客登岸则不敢阻挡。于是众皆登岸,唯留三官、亚南数人于舟中。母亲与墨皆乘滑竿,三午由一十余龄少年驮之。余与其他步行者循沿岸石路而行。处身稍高,下望滩势,悉在眼中。此滩凡三截。第一截最汹涌。礁石拦于江中,水自高而下,有如瀑布,目测殆有丈许,未足为准。第二三两截则与其他之滩无异。我舟顺水流而下,一低一昂之顷,即冲过第一截,有乘风破浪之快。三官、亚南扬手高呼,岸上诸人亦高呼应之。我辈行抵滩尾,舟已泊岸。风势转急,云今日不能再开矣。

母亲登舟,跳板两截不胜重载,由老李驮之涉水,船上四人提而上之。念行程才及四分之一,此后上岸登舟,次数尚多,老母不便行履,殊可忧心。

四时半进晚餐,一部分人上岸借小店宿。入夜风益狂肆,吼声凄然。篷皆张上,且幔油布,乃如无物。寒甚,小孩闹甚,余又未得安眠。

一月十三日(星期日)

晨间风狂如昨夕,候至八时后始稍戢,乃开船。晴光照山,以一角一段观之,皆成佳画。十时许过空舂峡,舵工李姓尤姓请当地舵工操舵。众以为必险如新滩,或萌好奇,或怀恐惧。其处江面不宽,中矗巨石,我舟循巨石之左侧而行,约十分钟许,当地舵工即去。至此各爽然。盖李姓尤姓不熟其处航道,审慎,故请人代庖。熟习者临之,则轻松无事矣。

行未久,又停泊扎风(舟子谓避风为“扎风”)。越二时许再开。峡势渐尽,西陵峡殆已过矣。经三斗坪,为抗战期间转口要地,未能上岸一观。四时许,歇南沱。其地距宜昌或言四十里,或言六十里,不知确数。岸上仅么店子数十家,上岸者分头借宿。

就睡后灭灯,月光映于两旁之油布,如张玻璃。杂然一舟,至此乃归幽寂。